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 种树?还是摘果子?



路繁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用文字使生命致。

因为身边有个和海藻的经历相仿的朋友K,所以,在看《蜗居》的时候,不能不感同身受。K和海藻一样,在年貌相当的小男友和位高权重的中年已婚男之间穿梭,前者带给她的是身体和情感上的欣悦,后者带给她的是物质上的改善——包括一个精装修的小户型,连她的家人朋友,也都从她和已婚男的关系中受惠,而且,比海藻幸运的是,她手段较为高明,把这种复杂的关系体面地维持了六年。她的成功经验,使得周围一群女孩子都开始思谋,若有同样的机会,该怎么选择?是和男朋友一起当房奴,还是去给有钱老男人做小三,以便较为轻松地获得一个房子?

其实,这种两难选择,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事物,《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中的大部分故事,就是建立在对老男少女式婚恋关系嘲讽的基础上,即便是在理想主义泛滥的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内地,也涌现出了大量生物性上不匹配的婚恋,当年的妇女杂志曾大力谴责这种婚恋模式,认为衰老丑陋矮小的富男与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婚恋,是一种倒退,是人类文明的耻辱,并且愤怒地指出,体貌优先,是生物结合时的第一选择,即便是母猴子,也懂得选择毛皮光滑,体格健壮的公猴子!

这种不匹配的婚恋,其实一直存在,只是在今天,又带上了时代的烙印——房子成了驱动力,成了这种不公平的标志物和凝结体。不过,最近读了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却有一个发现:宋思明

们,其实也是由小贝变来的。事情是这样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台湾房价飙涨,导致人们买不起房子,1989年8月26日,几个没有住房的人——大部分是年轻人,举行了“无壳蜗牛夜宿忠孝东路”活动,以理性而幽默的方式抗争。二十年过去了,台湾房价依旧居高不下,但是,当初那批参加夜宿抗议活动的年轻人却已经开始拥有财富,执掌权重,成为影响台湾社会的中坚力量。世界不会因为人们而改变,但时间的累积效应,却会使人改变。同样以房子作为参照物来看,小贝迟早也会变成宋思明,只要海藻们能够等得住。

所以,对海藻来说,问题的实质,倒不是选择做房奴还是小三,而是,到底要选择种树,还是选择摘果子?是找个年貌相当的年轻人共同经营未来,一起拼搏,还是急不可待地找个捷径,以较为轻松的方式,去获得现成的、丰富的物质生活?

种树和摘果子的问题,一直存在,从古至今。有人选择种树,有人选择了摘果子。有人选择种树,或许只是因为没有得到摘果子的机会,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房价飞涨,让种树和收获树上的果实,变得遥不可及,于是把更多的人挤上了摘果子之路,以至于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所以,一篇题为《姐妹们,请珍惜身边的小贝》的文章,开始在网上传流,作者呼吁年轻女性珍惜那些能和她们共同经营未来的男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被这篇文章触动,却知道,种树和摘果子的权衡始终存在,今后,或者永远。



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 被产品化的生活

朋友在一个新建小区买了一套房子,前几天搬家后,扔下一屋子东西,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清理完,少数留了下来,多数卖了废品。其实里边很多东西都能用,只是旧了点,或是“过时”了。朋友说:“扔了真有点可惜了。”但谁家家里也没闲空放这些东西,只好当废品处理了。这应该不是个别现象,现在的人们总是觉得新房子里应该摆放新的家具,这才有个新家的样儿。望着那一屋子旧东西,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被产品化了。

现实生活中,我们被产品包围着,吃的是粮食蔬菜等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企业生产的各种食品副食品;喝的是自来水、瓶装水、灌装水以及各种各样的饮料、奶制品和酒类;脚上穿的是皮鞋、运动鞋、旅游鞋、登山靴、拖鞋;身上穿的是西装、中山装、休闲装、运动服、职业装、裙装;我们住在房屋这种建筑产品里,用来搭建堆砌房屋的各种建筑材料也是产品,出门的交通工具——轿车、公交车、自行车、电动车属于交通类产品;脚下的道路是筑路企业的产品;我们使用煤气灶、电磁炉、微波炉、烤箱、饼铛、炒锅、煎锅、高压锅,电饭煲做饭,用天然气这种产品作燃料,用电和电灯泡照明,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用去屑止痒洗发膏洗头,用卫生纸擦屁股,用吸尘器打扫卫生,用电熨斗熨平衣服上的皱褶,用助听器恢复失去的听力,用口香糖去除嘴里的异味;人们甚至把心脏起搏器植入体内帮助心脏输送血液……水务公司、电力公司、燃气公司、通讯公司、电视节目提供商,通过粗粗细细的管道,花花绿绿的电线电缆,把他们的产品送到我们家中,甚至在空气中也飘动着我们肉眼看不见的移动通信信号,那也是产品……

站在千佛山上俯瞰济南,我发现,所谓城市,不过是产品的堆积物,一个越来越庞大的产品堆积物,或者说是一个由各种产品组装起来的体积庞大的产品。所谓城市化过程,其实是人类社会产品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地球被产品化的过程。人类日新月

异的生产能力,已经使他们制造的产品成了第二自然,成了地球上除上帝之手创造的自然景观之外的第二种最为庞大的系统景观。

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表现出一种不可遏止的趋势——正在努力把地球上的一切都变成产品。如果说,产品化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突出特征,那么,被产品化已经成为地球上的一切事物的宿命,甚至包括地球本身在内。

偶尔也有例外,在济南黑虎泉边,从早到晚都有许多人用塑料桶接泉水回家,这是当地市政管理部门做的一件好事,在改造护城河为环城公园的时候,专门为周边的居民留下了泉水的免费接口,这个例外保留和提示着济南作为泉城的特色。

人类发明生产了产品,产品也塑造着人类。人一旦骑惯了自行车,就不大愿意再徒步;一旦用上了电动自行车,脚踏车就很快被淘汰;一旦家用轿车成为一种现实选择,人们的兴趣很快就转移到了这上面来,努力加入有车一族,成为人们生活中追求的新目标。这时,购买一部小轿车,不仅是为了实用,也关涉到面子。

人与产品的关系,犹如吸食毒品,一旦使用,习惯了某种产品,就会产生依赖性,很难离开,除非有同类的升级换代的产品出现。而某种产品所谓的升级换代,无非是更多的功能,更便捷的操作,更高的效用,其结果,就像是纯度更高的毒品,只能使人产生更深的依赖。

产品的发展进化在满足和刺激人们欲望的同时,也一步步养懒了人,削弱消解了他们的本能。人类陶醉于自己制造产品的能力,兴致勃勃地用丰富多彩、花样翻新的产品装点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与产品发生各种关系的生活,我们的思维成了围绕产品的思维,我们的理想和追求成了有关产品的理想和追求。

甚至可以说,正是凭着各种各样的产品,我们成为今天的人类——离开产品就无法存活的生命,这大概可以作为对人类的重新定义。

千年房事 李开周专栏

## 无事莫登高 登高莫偷窥



《食在宋朝》、《祖宗的生活》。  
李开周,职业撰稿人,编剧,专栏作家,著有《千年楼市》、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他老人家登上泰山,手搭凉棚,朝东南方向观望,望见苏州阊门白气如练,扭头对他的学生说:“瞧,那是一匹白马。”

读完这个故事,我在地图上量了量,发现苏州离泰山一千多里。孔子人在泰山,居然能瞧见千里之外的苏州城和城下的一匹白马,视力可够毒的。

起初我以为,孔子登泰山时带了一部手机,手机能上网,网上有Google, Google能提供苏州城的卫星照片,只要把该照片放到足够大,就能瞧见哪里是城下、哪里有白马了。众所周知,现在Google卫星的分辨率已经到了0.5平方米,在其拍摄的照片上,孔子是完全可以瞧见城下和白马的,不夸张地说,连您早起在马路边裸奔都瞧得见。但是又一想,孔子那个时代还没有手机,也没有Google,更没有卫星照片,所以孔子远眺苏州时不可能借助现代科技,所以他也不可能望见阊门和白马,所以这个故事不靠谱。

靠谱的是唐人诗词。  
王昌龄《青楼曲》:“楼头少妇鸣笳坐,遥见飞尘入建章。”诗中一女士坐在自家楼上,一边弹筝,一边向皇宫那边张望,结果呢,除了漫天黄土,啥也没瞧见。唯其瞧不见,才证明王昌龄是写实,毕竟长安城很大,皇宫很深,不可能从谁家楼上望皇宫,都能看见皇帝跟皇后招架。

唐昭宗《菩萨蛮》:“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秦宫在咸阳,离长安五十里,唐昭宗爬到楼上眺望五十里开外的秦宫,也是

啥都瞧不见。唯其瞧不见,才证明唐昭宗是写实,毕竟他是凡人,不可能有孔子那个视力。

聪明如您,想必已经注意到了上述故事和诗词的共同点——全跟登高望远有关。事实上,登高望远未必望得清,望近还是有把握的,因为望远有个视力极限,而如果望近,不但常人的视力允许,而且视线不受阻碍,视野更开阔。

譬如白居易诗:“更登楼望尤堪重,千万人家无一茎。”他说“千万家”是吹牛,其实仅指四邻,那天白居易站在楼顶向下打量,发现邻居家全是平房,而且每家院子里都光秃秃的,一棵竹子也没栽。这就是登高望近的优势。

韦应物也写道:“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回瞻丹凤阙,直视乐游苑。”写的是皇宫外面盖了一酒楼,高达十丈,站在最高层,能看见皇宫里的寝宫和花园。这也是登高望近的优势。

白居易他们登高望近很爽,但对被望者来说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您想啊,一举一动都有可能让人瞧见,指定会有一种被偷窥的紧张感,假如偷窥者是白居易那样的文人雅士还好些,他只关心邻居家的布局和绿化;如果是一变态,那您跟爱人在小院子里打个情骂骂个俏啦还不都被住在高楼上的他给偷拍了去?

有鉴于此,唐朝的法律是禁止大伙盖楼的。例如唐代宗的时候颁布过禁令:“诸坊市邸店,楼屋皆不得起,楼阁临视人家,勒百日内毁拆。”五十年后唐文宗再次颁布禁令:“土庶公私第宅,皆不得造楼阁临视人家。”

纸春秋 路也专栏

## 庭院里的哲学



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

我奶奶八十岁的时候,也就是在她去世的前两年,有一天清晨,她挪着小脚,颤巍巍地走到宽大的庭院里去,仰望着明晃晃的天空,突然没来由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还小呢。”她这样说着的时候,庭院里的杏树正在开花,香椿吐着嫩芽,蒲公英把美丽的图案钉在大地上,那棵正吐嫩芽的椿树是在奶奶十七岁那年刚刚嫁到这个庭院里栽下的,现在看去依然风华正茂。

奶奶的那句话如果出自一个年轻女人之口,在别人听来一定是矫情的,是世俗化的,但它出自一个八十岁的行将就木的老太太之口,反而充满了哲学意味。那四周的春光因这因那匪夷所思的话忽然变得迷离和恍惚起来,小风吹过庭院上空,令人对年龄和岁月这些假定的抽象概念的虚实产生了刹那的疑心。我想奶奶在庭院里说这话的时候,一定或多或少地在下意识里联想到了无垠的太空。人类目前所能观测到的最远的宇宙星体离地球有130亿光年那么远,光的速度是每秒30万公里,光年就是光在一年中所走过的距离,那么计算一下130亿光年是多么远吧,宇宙该有多么大吧,而宇宙的年龄,则有100亿-200亿年了,地球也有47亿年了吧,所以当个八十岁的老太太仰望天空(或者说宇宙),说出“我觉得我还小呢”这样的话,那一定是她悟到了天地间的真理。如果是夜间抬头仰望,就会看到地球之外的无数星体

在闪闪发光,会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体积之小和年龄之小,进而会更进一步地意识到深藏于自己躯体里的欲望和烦恼也都是渺小不值一提的了。

在说过那句话之后不久,奶奶又在另外一个日子,大约是一个晌午,同样是在明媚的阳光下,环顾着庭院,说了另外一句话:“我还会活很多很多年。”那杏树和那香椿静静地立在那里,茂盛的枝叶漫过了灰砖墙头,似乎从民国的那午直至如今的那午,它们一直就这样默默无语,但我相信它们一定什么都听见了。奶奶说这话时神情非常自信,很有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味道,其时奶奶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了,走路几乎是在一寸一寸地移动,她如此主观如此唯心,令人匪夷所思,但我同时又疑心她在这样一个年龄上其实已经参透了生死,认识到生和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或者不过属于形式上的转换,所以才坚信不疑地说出这样的话来的,是的,我又把她的话当成个哲学问题来想了好半天。

奶奶离世两年之后,我站在老宅的庭院里,深秋的薄霜蒙在脚下平铺着生长的蒲公英和车前草上,踩上去有些打滑,杏树和椿树上的枯黄叶子在风中飘零,与斜阳相映着,在眼前闪耀,我的耳边又响起了奶奶的这两句话,这两句只有到了风烛残年才有资格说出来的话,只不过我把它拼凑在了一起,连成了一句:“我觉得我还小呢,我还会活很多很多年。”